

新刻校

# 史記評林

自序一至卷

漢書  
九一六號

漢書門類			
二五册	五架	一〇函	九一六號

內閣文庫			
二五册	九一六號	漢書	
八架	二五册	九一六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6
冊數	25	(15)
函號	279	31

甲八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第博曰云書本此  
篇全文其敘七王  
處廢與稍有次第  
而生色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

此春秋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吳興凌雅  
溫陵李光

齊悼惠王劉肥者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高祖長庶男也其

外婦也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

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

云此時人多流亡故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

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索隱

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後為郡也

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

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

齊悼惠王世家

凌約言曰此敘齊世家而前後血脉却以朱虛侯買之是亦一休

晉書曰趙幽王以幽燕趙共王以憤成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首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其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

竟能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祖子孫哉

董份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誤思而輕彭之幸得脫虎口甚矣矣按師古云概猶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

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字皆音

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縣在南陽正

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為呂

王索隱曰音貽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

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以呂

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與居為東牟侯索隱曰

縣名屬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

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其明年趙

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

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掌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

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

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

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章曰臣知

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

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

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

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

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

使師去云西詣

按師去云西詣  
又使詐器琅  
邪王何也他日  
與大臣謀立代  
已而竟不得  
立者卒以此故

使入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  
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郎中令祝牛  
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乃發卒衛王宮  
功臣表平子奴以功封黎侯也  
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  
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乃  
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  
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  
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  
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

按師去云自高  
帝將欲自高帝  
特已為得也

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  
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  
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  
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  
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  
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  
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  
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  
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  
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

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

按此書詞嚴義  
正與高祖約諸  
侯王擊楚之殺  
義帝者同例  
披灌嬰此出呂  
產所遣也及不  
當呂氏而置兵  
榮陽以待其變

豈非安劉之功  
臣也哉

委約高曰叙誅諸  
呂曰首先曰於是  
乃得而朱虛侯太  
尉丞相其功之大  
小具見矣何等筆  
力  
按琅邪王及大  
臣論代王當立  
是矣而以兩母  
家較量去取恐  
非確論宜其月  
擊呂氏之變不  
得不慮及于此  
耶

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  
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  
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子友  
也滅梁燕趙王恢從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  
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  
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濞濟南郡  
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  
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此之  
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  
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  
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  
西相國呂產乃遷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榮  
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

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榮陽使使  
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  
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  
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  
丞相平等誅之朱虛所以首斬呂產詳呂氏紀於是太尉勃  
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  
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  
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方以呂氏故幾  
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  
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  
謀迎立代王而遷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

史記卷三十三 齊悼惠王世家 三

結前待呂氏之變案

齊地曰自灌嬰在  
榮陽起至周于齊  
相山總只是詳魏  
勃始未非齊所以  
興亡之故也

按此復叙勃始  
事見勃自來妾  
廢如也

罷兵灌嬰在榮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  
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  
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  
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  
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  
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索隱曰妄庸言  
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  
不罪而放遣  
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  
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  
氏云物怪  
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乎掃欲以求見  
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  
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

茅坤曰按此下逐  
一著音與廢之故

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  
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  
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  
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  
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  
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  
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  
曰今濟州濟  
北王所都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  
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  
曰罷  
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  
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  
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

漢書文帝  
齊悼惠王通嗣  
之絕于其分  
其會為六國  
立前所封  
子列侯在者  
木人為王

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  
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  
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間為齊王  
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  
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  
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  
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  
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齊孝王孤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  
西菑川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  
濟南也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天子復令路  
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  
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趙下三國不

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  
終建漢天子命俾  
齊堅守與即世家  
解揚之事向  
茅坤曰路中大夫  
有古烈士風

茅坤曰又以上王  
提一審似獲  
披齊世家五公  
子孫亦用此  
法初非獲也

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  
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  
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  
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爰布  
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爰布擊破三國兵  
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  
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  
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  
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  
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  
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

意旨主父便求  
徐甲欲入其夕齊  
後官不家則說齊  
王親之偃卒以此  
坐誅天道其好還  
我

按師古云齊  
王與子昆弟姦  
姦豈至之至外  
不實姦女與之  
浸淫徒言漸染  
也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  
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反謂。令其長女紀  
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正其後  
官。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  
前嫁金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  
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  
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  
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  
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乃為宦者入事漢

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  
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  
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  
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  
事。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  
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  
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人眾殷  
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  
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  
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



按王父偃以私怨廢齊雖誅之以塞天下之望君子猶有遺恨焉若景帝繼國討以削七國亦遭大戮其倫耶

茅坤曰以前齊始末已見復分註七王興廢次第

陳沂曰復敘城陽王始終且以見章于漢有功故國未而後誅也

皆引王。王年少懼木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復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復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歿毋後國入漢非誅復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歿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

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

喜立是為其王其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魯本

年也。正義曰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

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

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

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

徐廣曰其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

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悼惠王子以東牟

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

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其與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

按此積小孫所補

按此復敘濟北王始終

董份曰漢昭惠呂氏者其如產自宋虛誅逐而後太尉以功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焉以帝之仁厚而猶責人之微指以細其大功况他人乎

王維楨曰朱虛東牟一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徵齊之故維其功是自齊亂也

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紕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然而與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太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太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晏曰柴武虜濟北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一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二十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二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

王維楨曰齊分七國後多逆誅滅惟菑川王志以忠保其國陳沂曰復叙四反國始終事嚴整

川後甲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初比音九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緒少孫次之二年

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

長川縣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

東南六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卽墨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

齊悼惠王子以白石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文帝十

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

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

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

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建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

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助歿膠東齊北雄渠碎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員與凌雅臨輔  
溫陵李光緒增補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以

文無害為沛王吏掾駟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

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此陳留間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

何為功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

曹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

文云護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索隱

更皆送奉錢何獨以五也。索隱曰奉音扶附

楊慎曰此僅書法

按高祖為布衣

三段見何表有

德于高祖如此

按觀太史公連

下常字獨字及

數字第一字則

高祖而起何也

功一特矣

此何之功所以第  
也彼置其不取  
博士堂故之書者  
過矣

漢約言曰漢之天  
下根本于自守定  
此何之功所以第  
也彼置其不取  
博士堂故之書者  
過矣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

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秦御史監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明何

隱曰何與御史從事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

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

郡卒史也卒祖忽反事第一謂課最居第一秦御

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

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沛公至咸

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奏奏者趨向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

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

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

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

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

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官室縣邑輒奏上可許

以從事即不及秦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

日上來還乃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

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

計後應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

圖畫功

有天下信功居多

信為何所進士故

傳特許

何勤漢王王關中

一段甚善

畫何曰當漢王與

楚相持天下方未

定而何首立宗廟

何其見之大也為

漢元功有以也夫

唐順之曰蕭何相

業只以教句盡之

史記卷三十一 蕭何世家

八侯銘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功第  
一受封於唐又唐  
詩賦關上識郎  
侯按郎在沛鄭在  
南陽何起沛封邑  
必近之且孟堅去  
河未遠所關必真  
師古云何封南陽  
之鄭疑未深者也

按白雲先生云  
發蹤指示四字  
于何不切當宜  
寫于侯  
倪思曰李宗數十  
人皆元聞名未必  
皆有賊賊所想見

何為更宗強乃衆  
非諸將之命者此  
耳若徒以兄弟諸  
子世諸將較智勇  
論功數未必足以  
履其心也

勝復曰鄂君明蕭  
何之功論論明白  
所以服人以一時  
之事方世之功於  
說于前而合說于  
後一時之言亦森  
然有法

高侯曰亦未見  
萬世功但言參為  
戰陣之功何為社  
稷之功則當矣或  
曰萬世者蓋言為

史記卷三十三 蕭何世家

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十  
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曰讚云今南陽鄼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  
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何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

已受封及後征伐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捷功臣多封蕭何

應劭曰捷屬也。至征伐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

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羣臣

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

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

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策

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之謂也惟欲抑揚其詞以整齊故耳

揚漢曰我字本非高祖口中語却長高祖心中事隔世如想見也

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弄市國除是○正義曰按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帶囊絲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能淮陰侯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

陽慎曰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小字何為來哉却入召平瓜美六

按召平有三言瓜美者所以別之也按召平與鮑生

按客又與召鮑意同

董份曰相國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功名難處如以淮陰之敗以無主也存亡在所

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指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

畫悲哉

唐順之曰非鮑生  
召平與客之計何  
幾不免虎口哉

按三用從其計  
何正以歸功三  
人云

茅坤曰何謂上林  
特以將順上旨而  
高帝復疑至以細  
思何以處與前所  
為買田宅以自污  
當為業者

董仲舒曰既以田宅  
自污上喜矣而復  
為民請復是失本  
計也上益其利得  
民故保之非以利  
買人之金也

董仲舒曰人主方怒  
下大臣衛尉下小  
臣李斯言救解  
其人亦不易得也  
彼何方以失民

心中之意而即  
以為民請復排  
上意太史公下  
大悅大怒等而  
高祖之居心洞  
見矣

增許康子曰鮑生  
東漢及客為何  
謀計出於權詎而  
王衛尉之所為高  
帝陳者獨正而為  
賢矣哉

披高祖自言我  
不過為樂糾正  
一石與土有善  
與正何正相  
反然則斯言豈

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

買田地賤買貸以自汗正義曰貫音世又食上心

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

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

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

故云乃利人也所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

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

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

衛尉王氏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曹參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

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

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高帝不憚是日使

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跪謝高

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



真忠誠以自  
道其然何之本  
王整曰欲觀過實  
文通

按叙何事既畢  
復叙何置田宅  
敘語所以明何  
本意也

何置田宅  
何置田宅  
何置田宅  
何置田宅  
何置田宅

披及所以創書  
古者用簡牘故  
未比古人散官生  
或說其元謂不知  
太史斷簡何諸將  
咄咄此在何等  
不然何不自領太

公室同功

散宜生等爭列矣

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  
臣莫如王孝惠曰曹參何如何賴首曰帝得之矣  
臣少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  
相國何卒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可  
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  
何墓在雍州咸陽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  
縣東北三十七里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  
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案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  
錄音祿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陳布等皆以  
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  
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  
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天指獸發蹤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居乃非秦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天下根本何每雷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  
莫知何所疑者亦莫知何也方帝既京察  
問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諸軍何幾族及  
將邯鄲非用召平計采家財佐軍何幾族  
其後自將擊黟布非用謀客計多買田宅  
自活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當  
懷我歟之不振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  
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死稍欲展布而械  
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  
相國為賢相是正怒其掠王鑿以得民心  
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

增 李廷机曰按說者謂何用三謀士計以免  
漢高之族然此謂何能善處功名則可非  
所論漢高待何之心也帝布衣時何故以  
吏事議及為亭長又常左右之以吏絲威

賜何又獨送奉錢五萬漢廷諸臣其素無德於高祖孰與何也且帝之威秦而何也收圖籍守關中漢廷諸臣功又孰與何也帝德何功何也其於高祖自罹因以罪何也遣使勞苦丞相遺卒為衛遣使問丞相何為文繫之廷尉以警勉抑折之使保金終正其心愛何而欲以全何也即無三謀士計何亦不族若日何用三謀士計然後得免族則見何之德也而帝之心不樂於何也無知平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終

吳興凌稚隆輯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二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

正義曰晉州城也沛人也參字敬伯

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

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將擊胡陵方與

攻秦監公軍

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

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

參擊方與豐反為魏

身地曰曹參功名與蕭何相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又曰通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記亦謂曹參詳參所以相者何為相化如執掌揚慎曰按以方絳侯世家及樊鄴勝灌別傳敘戰功處同一凡例紀律嚴整可為敘戰功之法按自此以後連用破之取以擊之攻之等語亦是下格

索隱曰時雍齒守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

軍碭東正義曰破之取碭孤父除廣曰伍被曰吳

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孤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

氏引伍被云吳淩敗於孤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

處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父亭祁善置置置名也

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置置名也

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

字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

言取碭孤父及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

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

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

虞國商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

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時有爰戚侯趙

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

成正義曰音寂劉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元

父縣地理志元父縣名屬東平括地志先登遷

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

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

苑縣西北二里井水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

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

於是乃封參為執帛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

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戚公正義曰即爰戚縣也

時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

沛縣地理志成陽擊士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

江城一邑無不備  
擊章邯軍陷陳  
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

公每叙拔城陷陣  
之功詞氣特雄而

項陳認英曰太史  
公每叙世家每於  
次其地破  
其對一一備錄  
夏時之功於此  
之損功亦必

板城臨一博而後增敷後一爵如老泉所謂御才將之術以習者受見高帝善將也

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有反遇牛恭反司馬破

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欽珪。張晏曰侯

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從攻陽武。正義曰括

得任員者爵執珪古爵名。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

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轅轅緱氏。索隱曰地

緱氏。一縣屬河南轅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

縣東南四十二里十三州志云轅轅故關在洛州緱氏

轅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

云平陰故津在洛州。還擊趙賁軍。北破之。徐廣

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

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也。從南攻。雙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今楮陽

南也。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陷陳。正義曰陷

劭云今楮陽楮陽是南陽之縣。陽城郭。取死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

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秦峽關

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

名山。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遷為將軍。從還定秦。初攻下辯。故

道雍。秦。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竟

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

十里。地理志云雍。秦二縣名屬右扶風。秦音貽。一

作秦音貽。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十里故秦

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也。擊章平

軍於好時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

好時取壤鄉。文穎曰。擊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

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

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

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櫟近壤鄉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

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好時。因擊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特

特

必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參將兵守景陵

二十日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

章耶於廢丘正義曰周曰大丘秦更名廢丘漢更

十中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

關今在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渡圍津

同州也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

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

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

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

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

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程

處反於蕪徐廣曰東郡蕪縣駟案往擊盡破之任

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在天侯不知其誰其衍氏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

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一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

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

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

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正

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鄉縣西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

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平得魏王母妻子

余有下F按以必  
魏自有曲陽定州  
之曲陽時屬魏  
按此曰別與韓  
信曰因從韓信  
曰屬魏信曰韓  
信益齊王參晉

劉辰翁曰小結先  
後至滎陽皆極分  
董份曰結以語極  
有力是正二歲中  
而戰功多如吳攻  
勇絕也  
別將韓

平定不服者曰  
韓信從為楚王  
參歸漢相印皆  
為晉以與淮  
陰其張本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  
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鳥古反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  
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  
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  
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濰陰平原高盧  
案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濰陰平  
原二縣屬平原濰音吐答反正義曰括地志  
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高城在  
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  
高密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  
漢書亦作假密故下定齊七十餘縣  
大破之斬龍且  
虞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士田

賈復曰按曹參天  
下用定遠相齊國  
以可以獨不見疑  
于高帝也然又安  
知非帝有也于迷  
之耶

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  
齊未服者項籍已歿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  
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  
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  
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  
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稀將張春軍  
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  
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斷還定  
竹邑相蕭留案隱曰地理志蕭竹邑相蕭四縣屬  
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  
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  
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北九十  
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  
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

後約言曰特著為  
七十歲以見所以  
謂參者不自意薄  
會蓋公意念深矣  
其有識者夫當時  
韓彭但臨布初  
自全適有益者  
長老山林俗世  
味想其相遇之初  
必有微言秘訂中  
其肯潔故避正堂  
而舍之也觀其沉  
酒醉膠日在解發  
以若所為類西  
劉伯倫算欲托以  
酒自終夫參豈風  
沉人物比誠不欲  
露不自見重意忘  
者心耳

南五十里參功凡下二國縣二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駢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  
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以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  
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  
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趙治行吾將入相居無荷使  
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微市為富慎勿

東地曰何之公參  
之明兩絕世者也  
按此段見見貫  
若術

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

參坤曰蕭何微時  
雅善及為將相有  
却其論功行封之  
曰秋  
又曰蕭何臨沒而  
獨稱參已預知何  
參者以兩人同  
得黃老術也

先之駢案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  
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  
道化其本不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  
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  
至何坦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  
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事承下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告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參坤曰此豈足為  
相業乎而遷何言  
之大謹也蓋張氏  
聖事書而馬遷

參坤曰此豈足為  
相業乎而遷何言  
之大謹也蓋張氏  
聖事書而馬遷

千之故也謝林潤  
皆入之妙矣

細履為日參生  
惟七十創最著傳  
功最外無此言  
先光蓋公事安所  
用子長說從蓋公  
以來統主吏歌此  
又管世是一箇  
細參為世許多缺  
不可厭以其語不  
一種也

不學其相高帝於  
夫治天下之道宗  
有所立也就使有  
所立就當對而  
慎行以維持不  
遠參乃豈薄故典  
自以爲冠且遠賢  
拒諫沉湎於酒至  
醉與相呼此  
言所謂必風卿士  
足以善其身而參  
之衣冠蓋武夫

俗吏之故態非等  
相所宜然也予意  
當時天下之所以  
安者蓋民苦秦虐  
而爭漢之寬故情  
然自安於下非在  
道以維持也然  
則參雖能清龍不  
亦苟且偷情之  
計耳

參曰參以戰伐  
參與下身天耳  
耳則參也然而  
焉好黃老清酒  
所以不醉盛滿而  
保其身也蓋參子  
房亦於意同看准  
陰功大賞極惟不  
知失以取誅滅良  
哉

參曰以爲參者  
參之所守何法  
處放不飲酒自願  
放處皆不指節  
民敢其相業清庫  
奔一四一第

舍吏舍日飲歌呼參史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

園中聞吏醉歌呼參從吏幸相國告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入之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參隱曰每

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參隱曰少者

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不相豈乃謂窋

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弄羣臣帝富

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可我告

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

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後言用治也

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

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

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

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徐廣曰顛音口項

也漢書顛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

窟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

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

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

史記卷之九



大指也  
洪邁曰曹參字子真  
為相高帝以為可  
惠帝以為可蕭何  
以為可參自以為  
可以效漢用之而  
與也  
董份曰太史結實  
語極有意味蓋黃  
老雖治道然休  
解瘡痍尤得政體  
太史公嘗專進黃  
老者哉  
劉辰翁曰本攻城  
野戰也及為相  
國獨遺民無公語  
遂能養漢初氣脈  
在三秦之後文景  
之前以漢之所以  
為漢也  
楊慎曰極言合道  
但倒字謂巨極  
合道也  
趙恒曰蓋意言  
曹相國惟所從得  
其人故以此稱其  
名惟所治當其時  
故天下稱其美

二十二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  
于宗二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天子外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奈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圖善置執事執帛攻城畧地術氏既誅昆陽失  
在北海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  
市微勿擾清淨不事前王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  
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  
陳稀黥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  
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  
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  
當泰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於  
修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  
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不訥而深刻首  
輒斥去所以養戢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  
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今無他技  
謂矣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  
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者使樓下諸子有真儒出子蓋  
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果于管晏而者儒  
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  
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學之舍用  
其言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  
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  
王之制不復與固漢相  
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  
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效之而  
慎行之豈酣酣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  
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  
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  
恬然自安于下非幸相有道以維持之也  
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  
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謝錫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以清淨無為為治是猶出烈燬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牛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控可以為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奈何一意矯秦遂至斷歌廢學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復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吳興凌稚隆朝松  
溫陵李光縉增補

真德秀曰愚按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畧相伯仲若荀或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惟浩何都亦自比焉

唐順之曰按朱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憂萬金之產弟成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再入間事導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于八紘九域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留侯張良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也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

凌約言曰敘留侯獨于為韓處尤明書法筆力至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光緒曰荀子云  
韓之張去疾趙  
之奉陽齊之孟  
嘗可謂暴臣也  
註去疾張良之  
祖然則去疾亂  
韓而良能為韓  
克蓋前人之德  
者也

按此見張良為  
韓

劉辰翁曰從倉海  
君得力去已怪百  
二十斤推李亨曠  
野之中而正中副  
車雖強不能也  
大索其急良非獨  
自免并隱方士必  
木怪軍卒歸之圯  
上老父又極從密

可謂  
秦大經曰子房欲  
為韓報仇拾金  
其始士以鐵椎俱  
擊始士首以陳勝  
吳廣田儻項梁之  
徒始相尋而起是  
獨相龍之魄俱辭  
擊之力也其間擊  
豈小哉  
楊維禎曰或問張  
良復擊即表明監  
者之用朱推朱倅  
成而復擊者不成  
遂去其刺之拙傳  
千載之笑謂智不  
智非其言曰力士  
操難誤中副車力  
士之拙也大索十  
日而力士方良訖  
不得焉良之智孰  
愈哉  
增張泰復曰大索

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云以良為韓之公  
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  
及張譚也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  
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  
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潁川也  
父在汝州郟縣東三十里韓里也  
父祖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  
惠王系本並作相惠王悼惠王二十二年平卒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僅三  
百人弟成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相韓五世故云五世良嘗  
學禮淮陽正義曰今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  
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  
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  
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猶  
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  
志云穢猶在高麗南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  
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秦皇帝東游良與客徯服處曰徯伺候也徯七

于怨反○索隱曰應劭云徯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

也謂徯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徯伏伺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處云地在陽武南按

○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

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

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在

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肩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云下邳李

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上邳者乃

引今會稽東湖太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

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索隱曰

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不得非子房之氣  
也天下固無道  
其不欲共擊之故  
有願為子房隱者  
後世疑子房有遁  
形之說感矣  
凌約言曰彊忍下  
取復正權為妙處  
漢書創之可以現  
班馬優劣  
楊時曰老之幸  
最忍他閉窮以簡  
虛元卑弱底人到  
緊要處發出求令  
人却吾不在則張  
子房是也子房如  
曉關之戰奔秦將  
連和了忽乘其備  
擊之鴻溝之約與  
項羽講解了忽回  
軍後之這便是家  
子房之發處可復可  
長

先姓老父言曰當  
知是正兵法所謂  
先發制人後發  
者制於人老父之  
意良賦得之故未  
授兵書而老父已  
許之也  
增邵寶曰秦銷兵  
器不書置獨存乎  
牙或有一而老人  
得授良真非入  
開物矣老人高良  
之家而推其律擊  
之勇於是乎教良  
在言不在言而况  
書然則所謂穀  
城黃石者何老人  
以是隱良以是神  
固授受之餘意也  
楊循吉曰後十年  
從沛公應老人後  
十年為王者師而  
即曰以太公兵法  
說沛公沛公常用  
其第等語敘事何  
等緊嚴  
按此見張良為

復良愕然欲殿之。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為其  
老彊忍下取復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復因長跪履  
之。索隱曰業循本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云為  
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曰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  
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  
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

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屨履赤烏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  
牙周文王師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  
俠項伯常殺入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駟案漢書音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伯殺八臣治之美  
此不必言矣且  
有情

楊慎曰自據教語  
而鴻門事情盡矣

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  
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鯽生教我昨  
關徐廣曰呂靜云鯽魚也音七堵反○索隱曰鯽  
謂小魚也音趨勾反按楚漢春秋鯽生本姓解  
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  
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  
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  
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  
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  
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  
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  
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

按此見張良為

何孟春曰張良從  
沛公蓋欲為韓報  
讐也子嬰誅而韓  
王成立則復薛漢  
而為韓乃世之下  
稱其不忘故主之  
義

茅地曰是時諸侯  
王初各分地而王  
良獨得天下之勢  
左如諸將也則  
一則燒棧道以  
其不為西顧之心  
則故遺田榮反  
齊以促其北嚮之  
戰

又曰三秦皆以

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  
金於後駕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  
令五牛共引牛車牛車能屎金以致蜀蜀侯貪信之乃  
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  
之北是又云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循嶺山與褒  
水同源而流泂漢書泂沔志云褒水通河斜水通  
渭皆以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  
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  
遷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  
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  
乃以為族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  
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

下卷三五

前種七為解以後  
死心王漢矣

按漢之所以王  
楚之所以王

以二著  
其地曰長生  
得九在以此太史公  
一篇其講在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  
見得分明故說得  
如以斬絕非後世  
史官所及

楊慎曰卒破楚者  
以三人力也與  
軍機諸法後云竟  
不為大王四人力  
也與以句法同

茅坤曰立六國後  
一節陳涉始亂時  
分兵樹秦敵可也  
至是時則諸侯王  
已各割土而守而  
漢且定三秦東下

矣所而爭者獨楚  
耳楚權而假六  
國後是以西虎豹  
而欲戰入也可乎  
哉

董份曰食其論以  
況觀之所見亦甚  
大然實事勢分裂  
故曉言最難

劉辰翁曰借箸謂  
能不能每下下者  
吳澄曰撓楚權立  
六國三晉其生氣  
而韓亦必有再封  
之望乎於豈元見  
于是哉然當楚漢  
之未決又立六國  
以觀其戰使天下  
諸士各歸事其主  
漢元未成功又誰  
為以觀楚項  
羽專制山東河北  
九江昌邑猶有故  
王不可可以紛更  
之者其能必存  
乎以子房宗衰

捐關以東等弁之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入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  
時時從漢王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  
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  
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  
復立六國後世果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出死力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  
下南鄉稱霸王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魏刻印先  
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  
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  
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太  
王籌之張曼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  
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必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必命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

楊其里門商容紂時賢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楊其里門商容紂時賢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楊其里門商容紂時賢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楊其里門商容紂時賢

生之類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國韓之再封未以非借者力也

人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解在商紂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封比于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漢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說文云軒曲周屏車也

其術中而不知者也

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董份曰言客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使楚無疆而遂撓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註認撓字就唐沛公計撓蘇軾曰刻印銷印何嘗累高祖之知入適足明聖人之死我

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陛下焉得而臣之試用撓從楚是下說之意同

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豎儒謂此儒生謂也漢書令翹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



茅坤曰一... 事在... 而... 天下... 三其... 按漢王用其計... 諸侯皆至... 卒破楚者此... 人力何同故下... 文未嘗有戰功... 句亦頗未嘗特... 將何同... 茅坤曰劉謂沙中... 偶語未必謀反也... 謀反乃城滅事豈... 野而謀者當漢之... 劉將行封諸侯王... 時雖多出高帝獨... 見未必非蕭曹從... 中上下而間石失... 諸將心者... 房於... 以不言之恐有後... 患言之又恐蕭蕭... 曹生隙故特假以... 恐鳴高帝及急封... 雍族則難疑定矣... 吳等皆子房呼吸... 風雲處... 按吳在... 帝定... 封... 曹王世貞曰漢高... 既有天下未及... 功臣而諸將聚沙... 中偶語以番侯言... 先封雍齒乃人人... 自安今按功臣年... 表曹參至陳平九... 人皆以十二月甲... 申封張良至陳豨... 十二人以正月丙... 午封周竈以丁未... 封可被以戊申封... 呂青以壬子封雍... 齒始... 而諸將陳武... 等以三月丙申庚... 子等日繼封然則... 曹參諸公遠者先... 二十四日而沙中... 備語之輩僅陳武

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  
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  
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  
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  
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  
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雜陽南宮從復  
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耶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  
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  
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及誅故即相聚謀反  
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駟案漢書音  
怨有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  
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  
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  
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  
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董二十餘人耳此  
常非有大功何敢  
備請意者謂其晉  
侯之濫談未必實  
也

康海曰世有入主  
勝德而不灰者漢  
高祖漢乘之貴不  
能必殺雍齒乃從  
而封之是故君子  
知命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似荆軻既  
願以仲連得老氏  
不敢為天下先之  
術荆公詩云漢軍  
存亡倚仰中晉侯  
於此每從容固陵  
始謀韓彭地復道  
左謀雍齒封蓋因  
机乘時與之幹旋  
未嘗自我發端故  
消沮事變全不費  
力梅翁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手做又凡只到  
淮中央而止如看  
花切勿看離披是  
也

按留侯佐高帝定  
都

按留侯三語多  
病而語辭殺

陸深曰性固多病  
知事者乃于從心  
兩其語其門不  
出得子房之心矣

按留侯佐高帝  
定都

胡儼曰余讀留侯  
世家謂留侯異於  
厚禮致四人為  
太子助或謂其有  
以是子房植德無以

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

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城臯西有穀阻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

殽函也左殽函右殽函也夫關中左殽函右

有胡苑之利生於胡苑之利○正義曰博

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

形使所謂天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

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詢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

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趙主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

以憂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乎

澤懼要曰君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澤懼要曰君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澤懼要曰君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澤懼要曰君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推之也愚以當世  
惟知用此上老人  
發其能權之術  
其能他哉雖然  
心謂其能為商若  
之老則余亦知也  
凌約言曰自古諫  
者未有不出其  
明者漢周愛厥  
廷易夫之蔽亦甚  
矣而旁知四老之  
矣其則其明者  
故招致四老因其  
明而通之則信之  
如反乎且四老之  
力孰在張良程公  
卿基之切孰在  
周昌叔孫通然而  
不從彼而從以者  
由文其收其就其  
明之實也

讓之歷如日  
曾氏類林不應  
羅得准陽山也  
四惟俱微獨不至  
特人語曰陶山四  
皓木如淮陽丁老  
按以戰國策之  
餘論  
陳諫典曰按高  
帝欲易太子蓋謂  
占后驚悍惠帝行  
象為宗社遠慮非  
弱及戚姬也視帝  
以大尉臣勃及欲  
斷皆是知有日  
氏之我取後趙王  
解上惠帝憂死向  
非呂后先短平勃  
交歡則劉氏無  
類矣杜牧謂四皓  
安劉是滅如誠哉  
是信也

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  
謂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  
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  
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  
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甲皆王劭據  
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  
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入故逃匿山中義不為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  
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  
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入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  
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臬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  
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憂者子抱  
索隱曰此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  
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憂子之上明乎其代太  
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立言黥布  
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  
徐廣曰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  
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日鼓  
日鼓行而西言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  
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  
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

黃英系曰已上  
許多說話只以如

四人意四字包括  
卷其皆太史公末  
字亦亦亦亦亦此類

論喻思學百兩人  
諫不所蓋子房所  
謂臣等百余人何  
也

王守仁曰東子時  
者必不出諫隱而  
出焉必其非隱者  
也世家謂東隱也

四語為太子輔余  
疑非真四語也  
子房為之也夫四  
人進也曰及形容  
狀貌人皆不識之  
矣故子房于呂澤  
劫討之時陰弄籌  
虜取他人之眉鬚  
皓白者其衣冠  
以誣陷也及又不  
可知也長平之屬  
平日所挾以事君  
者何異而非奇功  
也  
高帝之為已然  
氏之請又急何以  
明其計之不也  
也  
邵望曰當是時高  
帝病且崩矣不  
為太子有受而  
先見天子宿不  
四皓其能遂歸乎

竟文王字

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

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

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馬

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

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

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見上曰臣宜

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

給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

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

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

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大傅稱說引古人以成

爭太子上許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

人從太子在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門

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未久

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

日調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見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

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

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自織

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

繳繫短矢謂之矰下說云矰一繳可以仰射高者

史記卷五十五

劉辰公曰良為劫則以何人者良歸之而基言良教也故太史公言卒招此四人之力也

故云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有曲反謂曲成夫人嗷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

高祖亦唯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益婉其辭以脫世縲

際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故楚內史當外贖為城日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

王權內服云史公贊諸良以黃石為

鬼神也方曰蔡韓  
子以批源為神仙  
何異談眉山蘇公  
曰黃石公古之隱  
君子也是何以按  
千載之風矣  
劉辰翁曰批源言  
有鬼神却從元鬼  
神說滿傳奇怪亦  
不得而不引而扁  
之正為論其形貌  
亦來然自失言矣  
有情  
陳仁子曰始以天  
斷視萬之締創也  
不似終以貌論見  
高帝之用入也不  
錯

等矣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  
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立虛壯大之意  
今讀為吾非也小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梧蕭該云  
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姪女  
益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  
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留侯亦云  
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  
索隱述贊曰留侯個儻志懷憤掩五代楊韓  
朝歸漢進履宜假連等神策橫陽既立申徒作  
赤松願游百騎難絳人稱三傑韓  
黃震曰利昭秦將旋破竟關漢以是先入  
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筵  
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秦秦敗子  
彭城則勸運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  
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  
下勸封雍齒銷變木形勸都關中垂定後  
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  
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謀畫無不繫  
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然重公  
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之為

燕道公之識而為  
漢謀伊周何尚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茅坤曰陳丞相茅  
問本陰符中所得  
甚精故能以致功  
名

按通篇以奇計  
二字作案

許應元曰太史公  
下其嫂姪平數句  
蓋先為其无盜獲  
事也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

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陳留郡也

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

北九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入長美色人或謂陳

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

曰亦食糠藪耳。徐廣曰藪音棟駟案孟康曰來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藪音統京師

謂倉廩為統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而弃

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

茅坤曰今人略處太史公律詳如是許應完曰而夫輒死非必已也

董份曰述負我孫錢曰皆隨情矣許應完曰兄已逐婦而負事嫂亦

王黎曰平策身計因起

列原曰平已前謝其兄伯性事魏此語本不足善用見古人文字原委如然終平之傳不復見戶牖曲逆于伯何也

卷之五十六 國丞相世家

人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張負既稱富人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輻索隱曰一作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

氏女齊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父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項羽之

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

東國世家



凌約言曰解衣裸身以釋船人疑以平未過漢時一奇計也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為後舉而佐眼目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伏後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案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魏情而後進孟康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譙索隱曰譙譁也音權曰大王一日得楚

按一說軍長者軍卒之畏也

王韋曰始言伯逐其婦繼言遺嫂姪每必遺之說何自來哉終漢灌嬰亦所聞不必非妄太史公並載之用意深矣

劉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知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非所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王維稜曰當其受

益即有銀死耻者

耳

王維稜曰當其受

益即有銀死耻者

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入其所任愛非諸項  
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  
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  
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父之漢王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

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

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上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嗜利無耻者亦

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

矣然大王恣恣義作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

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諛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

金四萬斤與陳平次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

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王維稜曰當其受

益即有銀死耻者

耳

王維稜曰當其受

益即有銀死耻者

耳

王維稜曰當其受

益即有銀死耻者

耳

王維稜曰當其受

益即有銀死耻者

耳

僅足... 楚人稍有智者其誰感焉... 忽更草具其祖父之半... 之君試一思之不... 可樂然一嘆乎... 予所謂陳平雖... 安能問無疑之生... 者是也夫乘之之... 疑而問之則婦寺... 談焉安秋奇哉... 之奇者死桓護之... 展說非大史之本... 直也

劉辰翁曰此文子軍籍甚重要重夜字

茅坤曰委曲尺陳平所以疑難高統之奇統入雲裏... 胡廣曰昔者明王五載...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天... 人... 信... 用... 信... 一... 反... 謀... 地... 悉... 遊... 欣... 復... 敢... 始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宰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草倉惡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漢王亦悟乃厚

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前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滅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友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擊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友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越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正義曰陳今頗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

劉辰翁曰隨以行謂即日行使其不測

會稽敬政曰呂氏之殺淮陰千古共憤而平以為平實之呂氏特成之耳為遊雲夢一言使高帝為無恩之王元勳受無罪之誅乎亦不義之甚矣

按君而先生其臣者其臣也漢約言曰陳平能不背魏無知軍心負高帝試高帝因贊之曰若可謂不背矣然則其卒能以功者總也有以矣

黃震曰此使單于閱氏即報仇也其神之故智也何奇之云使平且計而帝元氣平城雖不背猶奇矣

都彭城號楚王故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乎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乎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士以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

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閱氏蘇林曰閱氏音焉

如漢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新論

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

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往說閱氏閱氏曰必單于而出之是以知其所以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

言漢有奸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必大

愛之愛之則閱氏已以遠陳不如及其未到大好得脫去亦不持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

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言言乃立稱善焉

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天有與相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相論或別有所事天有與相論略同不知

聞乎今觀相論似本無說高帝下道曲逆地理志

山也索隱曰章帝魏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

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是平廣問御史曰

劉辰翁曰只曲逆  
戶數見劉項之消  
亡存者六之一耳  
可異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  
計凡六益封詩  
何處秦鐵二益封  
二千戶同一書法  
茅坤曰太史公總  
揭平六出奇計其  
其章上著明之六  
者以爲項之平足  
智多謀無非非計  
也

按行前漢書註  
謂平道中且計  
也

劉辰翁曰為壇以  
節石壇非謂諸平  
所謂此易耳使  
上自誅之非平不  
能食不知帝崩而  
料事不失謂其道  
甚平後者好事以  
論之也  
楊慎曰或問陳  
平不奉詔斬噲蓋  
能以義制命者余  
曰平不稱噲之說  
願獻噲傳載勳  
以就噲知以義  
制命者非其不斬  
噲者以噲呂后弟  
頹之夫帝駕將崩  
漢光將復噲後  
爾

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問者兵數  
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  
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  
益封音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  
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  
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林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  
頭一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  
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夫有親且貴  
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之曰  
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  
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  
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  
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  
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也是後呂頹讒乃  
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參  
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驪木中武  
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武侯  
至玄孫坐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  
尉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  
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



茅坤曰陳平讓絳侯相右固黃老之道也

披有王者上漢  
春有各字  
揚維慎曰宰相于  
天下事無不知况  
于儲教係民命錢  
穀係國命廷尉內  
史其職王也而一

歲生殺出納之數  
上計案者獨可  
不知平乎既李黃  
老術戰國之縱橫  
說爾其陳相戰于  
帝者平果能之否  
乎亦不過斷言以  
妄帝亦而善其言  
而執又慚其言而  
去遂專相以為惠  
也君子嘆入

尤縉曰史稱平  
有奇計六分現  
六奇如羅定開  
竊者上奇也抑  
奇皆別有在平  
平當自言吾多

帝命其子平嗣侯當川王反孝文帝立以為太尉  
辟陽近當川平降之國除  
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讓  
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  
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  
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  
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

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  
主羣臣也若今言入上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承了故  
並存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  
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  
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自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  
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  
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  
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一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二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

陰謀道家所忌

夫所謂陰謀者

所謂奇計也

之則諱之諱之

則人不得而知

矣必欲以六者

稱奇哉夫夫

王維復曰王諸呂

始乃偽听本謀欲

誅卒定漢雅非黃

老之術而何

王鑿曰知謀二字

斷盡陳平一生

論趙恒曰太史公

論傾側擾攘卒歸

高帝其智也紛紛

之難常出奇計亦

智也時事多故不

惟自脫卒定宗廟

以策名然可謂大

智矣

智謀而能若是乎

論番侯籌策功力

則歸之天論平功

名則歸之智謀

者人也正諱之

間耳諱陳平一傳

可見入無所不至

史記卷五十一 陳丞相世家

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

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

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策

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

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

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松露

裸間行歸漢委質麾下策陽計全平城圍解推

陵讓勃哀多益其應變合權克定宗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史記卷五十一 陳丞相世家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增補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徙沛勃以織薄

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

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韋昭云北

郭璞註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久吹

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索隱曰左傳吹簫以

殯猶今挽歌類也材官引疆漢書音義曰能引疆

也○索隱曰晉灼云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

楊慎曰叙戰功處與晉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

軍陽東還軍留及蕭復攻陽破之下下邑先登賜

茅地曰太史公叙絳侯戰功古今絕

光緒曰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

按前至似與先登意近

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一縣名擊章邯車  
騎殿在軍後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  
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  
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  
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  
以徃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非也地  
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曼也正  
義曰緡音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充  
州金鄉至栗正義曰括地志取之攻齧桑先登索  
日徐氏云在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定陶襲取宛  
胸正義曰宛劬一音今曹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  
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  
隱曰地理志東郡壽張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  
一歲索隱曰謂初起沛父還至楚懷王封沛  
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  
云句唐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以  
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唐令所見本各別也  
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正義曰緡音絕  
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擊趙賁軍尸北索  
日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南攻南陽守齧破武  
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封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

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二里

日於將率之中功為最

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

擊趙音內史保於成

陽最北攻漆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

章平姚印軍索隱曰印音五

西定汧正義曰汧音

源縣本漢也還下郡頻陽索隱曰地理志云郡屬左馬坊也

正義曰郡音眉括地志云郡縣故城在岐州郿縣

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三里

士門縣併入同官縣

屬雍州宜州廢也

圍章耶廢丘索隱曰地理志

蓋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

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耶

本都廢丘而云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

亦據舊書之

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

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東守燒關轉擊項籍攻曲逆

最還守救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陽侯

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

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

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

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水故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秦之馳道故實山傳云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

秦為馳道東第燕齊也

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

二里或以為秦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

之舊馳道也

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徧陽子

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反顏師古云音

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以前

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

至武泉

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

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南

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

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木城也。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浴石

應劭曰浴音沙或曰地在樓煩縣西北。

正義曰按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

城

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

括地志云在并州寧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

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

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也乘音始諡反擊韓信陳豨趙利

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困

胡困因轉攻得雲中守趙

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

丞相箕肆將動

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動亦作博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

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

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

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

渾都

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御史大夫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正義曰云媯州懷戎縣東北。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

有馬蘭溪水恐是也。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二十里燕上谷。追至長城。正義曰長城亦名秦因不改漢為阻陽縣。

按此通前縱最

事業

燕長城在焉定上谷十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

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

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趣為我語其權

少文如此贊曰勃直至今如雅○索隱曰大頭云俗謂

推之其少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

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

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

表及將相表云高后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

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

祿以趙主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

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

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

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

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父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

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

餘月上日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

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毋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王世貞曰凡出  
入將相最久者絳  
侯同勃後入漢為  
丞相侯相國太尉  
再為丞相就國凡  
三十四年賴陰侯  
灌嬰為昌文侯御  
史大夫車騎將軍  
大尉丞相凡三十  
年而卒其時有  
封侯食其故封高  
張氏平者以代相  
封侯為計神四歲  
淮南相十四歲御  
史大夫六歲丞相  
十四歲比卒凡五

十五年其餘尚不能殫述述其見於史記者如此

美坤曰史官須正記此事方令後世悲功臣而令元輕辱

按侯之子亦稱太子

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并示之李奇曰史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蜀志秦必以簿擊類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帝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志者頃也遭者逢也謂太后頃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曰絳侯陌入聲方言云懷中南楚之間云陌頃也曰絳侯絳皇帝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于將兵於絳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

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

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

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

日猶音猶坐殺人國除絳一歲文帝乃釋絳侯勃

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

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止義曰

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

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采侯為河內守時許

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音柄索隱曰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

曰許負數言

史記卷七十一 周勃世家 大

按上文已叙亞夫封侯矣夫許負之言也

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真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紀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在渭北十餘里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數弓弩持滿索隱曰數天

茅坤曰條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古今絕景

霍輅曰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步趨稟命馬少者擅專即以矯制受戮如執驥足而責之馳是故兵自弱國日蹙以至於亡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矣愚曰此用兵之權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張邦奇曰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將士氣若此真善將將哉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擡實天子為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使入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王世貞曰漢以孤奇命者周亞夫也霍光恭臣

尾友奇

夫偏光... 所以然也若勃則... 匪夫下矣彼丙魏... 者小才也德則... 朕

劉辰翁曰以梁委... 之絕其糧道自是... 兩事妙在奔梁然... 難為深甚其心... 茅坤曰太史公叙... 用兵如善將本謀... 種種全

洪邁曰軍中夜驚... 之事漢史書之以... 為亞夫能持重按... 亞夫軍細柳時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 文帝稱其不可得... 而犯公乃有軍中... 夜驚之事為正其... 結持事

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也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

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

衛大將軍太司馬即今十二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

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都尉為

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兵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

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

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索隱曰韓預當也。正義曰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

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項之復定後

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

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

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

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

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

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

楮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

里丹徒從峴東南連且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

絕頂潤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



即人龍月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

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

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

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

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

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

曰始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先帝

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

生人自實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

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吾甚恨之帝趣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

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

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

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則何以責大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

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亞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

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裁韋昭曰大裁也音側

轉反謂無切肉又不置稽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稽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典服

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帷幔也稽音協漢

劉辰翁曰不封王

信對是今尚席取

權則近暴主之失

帝發心之失

董份曰細柳營亞夫為真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為真宰相又曰无功侯之非約六字三句

况思曰亞夫言論可稱非不知條侯也此五人侯後不聞家第來者可盡

王維補曰不封王信不封降奴見條侯批直不回而景帝發心所宜也

劉辰翁曰不封王信對是今尚席取權則近暴主之失帝發心之失

裁而不置者者蓋  
將為楚大...  
羊者察焉而條侯  
一言適逢其機耳  
趙李廷机曰曹操  
以空虛饋荀彧即  
後漢帝飯亞夫不  
置也皆二机後  
士之意諺云殺  
人不用刀此耳  
余有曰按置載  
不置者景帝作  
意如此以規亞夫  
乃亞夫怒形于色  
故曰快快非少主  
臣此亞夫不善處  
危机也  
王世貞曰堅忍  
哉周亞夫也遇文  
而顯遇景而敗果  
任故申屠嘉也遇  
文而伸遇景而屈

王整曰千石見文  
猶為氣靈其父子  
兩朝遭逼死此不  
可容其不遜  
劉辰翁曰反者貪  
富貴耳地下何富  
貴若有人語取  
為類耳  
王維禎曰大史公  
撰獄吏處多悲酸  
橫絕今古此坐附  
李陵謝罪之後故  
耳  
按此有罪即家  
上支耐金也

書作箸者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體  
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人  
謂箸為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平哉無第者  
挾提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平  
此非不足滿於君所平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  
君之食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  
非我意於君有不足平政如淳云非故不足君  
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  
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  
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  
又引魏武賜荀彧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虛器各記異說也  
景帝以自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  
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日徐廣曰一作西索隱  
作物屬尚方故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案如  
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淳曰工官官名也張  
晏曰被具也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  
王者官天下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  
故曰縣官也

故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條侯  
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如淳曰  
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  
備兩解大類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  
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足召請廷尉正義  
任用故召亞夫別請廷尉使責問召請廷尉日景  
帝見條侯不對薄因責罵之曰吾不在申汝廷尉  
也故召請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  
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  
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  
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  
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  
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  
為太子太傅坐耐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

史記卷五十七 留侯世家

東坤曰景帝向結  
索可見景帝之所  
以殺條侯其為退  
王信之封而景帝  
之始侯王信由梁  
王與太后以託生  
條侯也

趙恒曰始為布  
衣御朴人也才能  
不過凡庸是亦  
不學也匡國東難  
後之干止雖和尹  
周公何以加焉是  
勃亦守節也亞夫  
不守守節其功公  
矣然卒窮困而死  
景帝忌刻少恩可  
知蓋深惜之也故  
云悲夫

余有丁曰按亞夫  
不得其死此景帝  
之失太史公以守  
節不遜為過矣  
死節者皆及乎太  
子矣矣事既有本  
術不此乃父之性

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  
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吝復云元  
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  
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  
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除其文又錯  
又失侯所以二史之各不同他條侯果餓死  
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村人也才能  
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是已

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已守  
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乘太子不封王信徐盧  
等不遜謂顏尚席取著不對制獄是也

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陽東亦  
關戶北所攻必取所以制威克陳稀伏誅滅茶破

國事居廷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大尉下獄  
繼相條侯初封平曲借戰賢將父子代辱

劉子翬曰周亞夫疆直自信當文帝而頭  
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不幸其操術然

也方初放冠退文帝遣亞夫屯細柳柳  
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

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  
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

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之帝耳如  
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臣姬有意為之

也文帝因以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  
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

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  
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則景帝之  
殺亞夫雖曰濫刑固不以招之矣  
黃震曰周亞夫之為人太史公雖不明言  
然必倜倜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以備  
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臨邊塞  
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  
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門又不得  
得馳驅而以軍禮見下旅萬騎乘輿黃屋  
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  
帝尊習庭性成賜食不設箸則有不平

之意缺上非少生臣必已見于辭  
氣間矣以是預身其可借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吳興凌雅隆  
溫陵李生縉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

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

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檀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楫言諸姬者梁妾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

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

與韓魏攻趙襄子於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

梁王名梅益是也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也

武於大梁以其卑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也正義以代盡與

以代盡與

陳文選曰昆  
年入朝置曰既朝  
上疏內曰口多復  
朝一疏欲留見背  
出曰梁王意有疑  
伺神光之心向非  
天奪之速未也

為吳承南之謀也  
黃髮曰孝王既借  
後矣是帝復失言  
千秋萬歲後傳于  
王入則同輩出則  
同輩出之梁王賊  
殺梁王等大臣我  
至及游者皇帝之  
失也  
按此篇開在在  
未嘗天子立太  
子梁太子又九  
太子曰何上皆  
為後漢之親觀  
此書本

太原王號曰代主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

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

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

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

州清縣西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

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

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

梁為二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

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

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特上

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

日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

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縣南蓋即棘壁是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殺數萬人梁孝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

所虜吳楚之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

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廣

日在陳留圍縣馴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

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

董倫曰：孝王廣  
後貴及歷世如每

孝王世貞曰：梁  
廣陽城七十  
里西苑方二百里  
作華官築苑園  
園中有百泉山唐  
寸石落後巖極龍  
岫又有鴈池之間  
有鶴洲為渚其諸  
官觀相連延百數  
十里奇菓異樹珍  
禽怪獸畢備王曰  
昔有人宿客天鈞  
其中是漢之諸主  
諭於後世之主也  
然此猶可曰王也  
梁與廣開苑園採  
生樂山十里九坂

以象二嶺深林絕  
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異方珍怪畢  
有是漢之貴戚  
於後世之主也然  
此猶可曰外戚也  
孝王世貞曰：梁  
廣陽城七十  
里西苑方二百里  
作華官築苑園  
園中有百泉山唐  
寸石落後巖極龍  
岫又有鴈池之間  
有鶴洲為渚其諸  
官觀相連延百數  
十里奇菓異樹珍  
禽怪獸畢備王曰  
昔有人宿客天鈞  
其中是漢之諸主  
諭於後世之主也  
然此猶可曰王也  
梁與廣開苑園採  
生樂山十里九坂

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

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

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

實離或者梁國封城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

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

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是島諸宮

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

孝王竹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

園也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并而後下和之者稱

睢陽曲今腫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

遺音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

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聚案如淳曰在梁東北

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一

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

俗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後巖嚴得賜天子旌旗出

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

出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

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暉清招延四方豪傑

白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

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

怪非常也奇音糾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

索隱曰

言其奢非

蓋

云苑

云梁

宮

言梁

其徑

城方

者稱

採其

法駕

三十

乘萬

騎而

言警

索隱

曰漢

道言

出入

者互

文耳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竇太后義

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竇太后義

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

格如淳曰坡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

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歧棚亦遂不復言以梁王

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

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

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

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及內史韓安國進

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

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詭王使

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

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

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

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

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折也志云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

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所以輔

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所以輔

歸有子曰安國  
傳因與全主謝大  
后事在前非為勝  
絕事處世家誤也

梁王以自今承  
山有







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史好

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

冷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

治小私諛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

實嬰之正言也索隱曰實嬰袁盎皆言也何以有

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實嬰在前據地言曰漢

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子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

○表黃曰武之罪景帝為之也夫秩帝感定也而帝皆怨之故梁王欲自警則許之警則欲請之傳位則許之傳位則許之許者豈無故也哉不能以義法裁之而惟形言是術卒陷以罪繼而貽母憂屬非力之不見也故和言子莫而知者言知語者秋必係之

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少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晉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一里  
呂氏春秋云成王歲創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  
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是後成王浚齒不  
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

按漢書侯王朝  
見如法吳此

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騎蹇日次數聞景帝好  
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  
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  
中非上入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  
入與入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太言而實不

按漢書侯王朝  
見如法吳此

按漢書侯王朝  
見如法吳此

按漢書侯王朝  
見如法吳此

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  
太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  
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  
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  
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  
西入朝謁費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  
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謂親其  
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謂尊其  
祖之正體故立安車太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  
其子尊其祖也  
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  
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而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或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

光緒曰按綱目

書云梁王武使人殺袁盎美表

盜天子之說臣

梁王安得使人

殺之漢法為不

足道矣雖然則

伯克段春秋則

先然則未成其

惡驕而至血使

非景帝之過欤

按言梁王止來

殺大臣文吏究

本以為謀反

增袁黃曰說者以

田叔悉然獄詞

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

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

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

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

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

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

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

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

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

正義曰括地志

而城之愈密其可  
踪跡者則其疑之  
也必深方是時使  
即而之計不行手  
信之言未納而未  
子之震怒未已則  
空手來見帝之疑  
且不止于殺漢臣  
而謂其謀危社稷  
矣必坐放以問  
之料而再遣督  
治梁矣是重太后  
憂而甚帝之不德  
也安在其善也  
子之間哉編謂  
按梁之時求情  
實而不為旬且  
塗之計款詞既  
則奉詞以請帝  
曰太后在上而梁  
王犯誅辟之則傷  
恩不謀則廢法臣  
愚竊念七國連  
梁圍困急使梁王  
左足一搖則山東

非漢有也是其  
杜稷功足說于  
天下臣竊以梁為  
法梁王小國亦宜  
深主使更代之治  
侯其子孫之克也  
前衍者復其故  
則太后无不食之  
事帝无親弟之名  
而漢家之法亦无  
地而不善也  
是以漢之疑謂

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  
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  
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主不知  
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  
耳謹以伏誅死梁主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  
譚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  
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  
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  
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并吳楚計醜孫  
羊實嬰正議袁盜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吳興陵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  
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  
為五其母五人  
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

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渴  
漢書無于字程姬子

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未

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光姁反兒姁  
未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今獻  
蓋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

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  
杜業奏曰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  
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義問以

黃履曰景帝十三  
王惟河間最賢其  
孝甚正雖當時七  
大夫亦鮮及之餘  
李廣亦自滅大率  
洪之封建非特城  
邑過制亦失雖有  
周親不知仁人之  
意故適足以禍之  
耳  
茅坤曰五宗世系  
並罪不足現覽  
而河間獻王頗好  
六藝矣史公不誌  
其遺事可惜

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輒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主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韻。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授謚頃音

臨江哀王閔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壙垣為宮。索隱曰。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壙外行馬。內田音人。椽上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壙垣。壙外之短垣也。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王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

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牝。或用狗。以其牝血。豐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壙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外自。此後北門存。而不落。蓋為榮不以道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到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次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

王維。指曰。臨江罪。其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遺經術。木。臣訊也。朱。王。曰。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王。莽。掘。丁。姬。塚。燕。數。千。銜。土。投。中。史。書。如。此。非。心。怪。也。以。言。禽。獸。之。入。不。如。也。

五宗世家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入吃二十六年

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與馬晚節齊齊正義曰晚節猶言未生時

當貪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諡法好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

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

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

奴大人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騎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

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

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

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

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

淖女夜使入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考反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及淮南事發治黨與

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

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事既聞漢公

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詆王王服所犯

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蓋以孝景前三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入賊

戾又陰凌正義曰委危反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

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  
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  
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  
錄無所省錄○正  
義曰類師古云訾則也省  
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  
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素隱曰謂不  
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  
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  
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  
曰究窮也故郭  
璞云究謂窮盡強足以此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  
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  
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  
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  
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  
害深無  
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  
之辨以傷中人彭  
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  
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  
后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  
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

尊地曰今諸王封  
及勢家往往有之

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買也

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音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

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入多於國經租

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稅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

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押蒼云機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機謂

焚信鬼神越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

從走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微邯鄲是郊外路謂巡微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

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

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

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有子五教反

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

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

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

其故對以太臣內讒肺腑且疎其言甚雄壯詞子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哀王昌立十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

康王子項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

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

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

按漢書中山靖王與樂對甚可謂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自的的為

識今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并  
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婢而飾  
女汗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佳祠婢音半而飾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

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  
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

濕貧國應劭曰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  
拙上怪問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  
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音拘立為長沙王服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  
三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諡繆王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  
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

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  
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  
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  
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

鍤失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  
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  
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鍤字林音子木反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第治  
其辭出此事寄於

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  
諸兄弟最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

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  
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  
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  
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  
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六安王慶以元狩二  
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  
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

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  
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稅索隱曰鄒氏音之

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

幸及憲主病甚請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  
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云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

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冷諸子  
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

不收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  
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淳

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  
過帝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塞驂王后索隱曰按

及問王勃講遠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他活反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

史記卷五十九 五帝本紀

捕勃太急使入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  
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  
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因絕  
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  
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  
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  
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  
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  
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  
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主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  
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  
孫於今為六主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  
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  
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  
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  
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陳仁子曰景帝之  
待五王奪之權者  
乃金也于是可  
見漢勢之元制矣

索隱述贊曰景帝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  
江折軸關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瑞事馳  
逐江都有才中山褻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  
仁賢者代悖亂者移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柯維驥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  
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  
劫和也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  
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

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主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昧歿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  
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  
犬馬心昧歿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察臣去  
病昧歿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董份曰三王之對  
詔制奏請皆爾雅  
深疑上下皆得體  
矣故太史公特稱  
其文詞爛然不虛  
哉  
楊慎曰三王世家  
具載疏奏制冊不  
子恭讓群臣守義  
文詞爛然可規又  
見漢廷奏與頌下  
施行之式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昧歿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

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

犬馬心昧歿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察臣去

病昧歿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

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

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

索隱曰莊御史大夫臣湯張湯曰太常臣充

索隱曰日趙大行令臣息索隱曰太子少傅臣安任安也

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

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

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恣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郵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

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

茅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臣賀等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

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

皇子未有號位臣等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謹

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

立皇子徐廣曰臣曰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

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

入為立君長司牧之耳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

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

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

教義而疆使為諸侯主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

按此始設封諸

按列侯屬各  
以下增入

有所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歿言臣謹與列侯臣  
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  
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  
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  
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  
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  
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初  
封沛之鄴音贊後其子  
續封南陽之鄴音嗟也衷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  
公孫弘之對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  
分王諸侯王子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  
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列位失序不可  
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  
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主  
也王夫人子臣且索  
曰燕主也漢書  
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  
為諸侯王三月丙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  
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羣公不毛何  
休曰白牡設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  
曰不毛不  
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  
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  
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歿言臣青翟等

余有丁曰按諸侯  
王祿國列侯祿家  
故曰家皇子為列  
侯即上所謂列侯  
家也

茅坤曰前疏在二  
月乙亥下尚書丞  
及臣下而說而沃  
天子再推之並書  
曰三月丙子可見  
當時君臣之間批  
答甚速不似近代  
累命而後報也  
楊慎曰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引詩文  
小異以所見異辭  
大異以所見異辭  
大異以所見異辭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  
分王諸侯王子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  
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列位失序不可  
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  
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主  
也王夫人子臣且索  
曰燕主也漢書  
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  
為諸侯王三月丙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  
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羣公不毛何  
休曰白牡設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  
曰不毛不  
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  
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  
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歿言臣青翟等



按此又增大臣  
茅坤曰復申叙建  
設與制所云亦即  
今案本

董倫曰書康叔伯  
禽幼未成人見三  
王當封言康叔伯  
禽后有功伐見封  
之禮

王德曰伯禽  
余言曰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次奏  
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千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  
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  
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千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  
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  
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  
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  
一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  
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  
公羊傳文昭至德定其內

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  
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統

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陸

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

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正義曰  
匈奴傳

云霍去病伐匈奴  
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  
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  
在西也

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

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木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

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

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開禁倉以

也殷曰黃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

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  
立膠東王

按此增入臣壽  
成二十七人

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臣青翟臣湯等竊伏  
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  
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曰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官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  
翟等前奏太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  
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  
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  
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  
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  
蕭何之  
玄孫贊族壽成  
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

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  
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

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自有覆載之德故  
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  
自古有此名  
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官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  
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  
曰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

丁酉奏未央官六年徐廣曰  
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  
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

茅坤曰讀此篇漢  
之君臣建大政與  
諸臣所為諸請式  
例如也

董份曰可守周書  
諸命同若古雅

陳仁子曰善務諸  
命所以可德方世  
者雖以其詞亦以  
其武武帝子九五  
齊王燕王廣陵王  
三子同日受封今  
讀其策命詞語用  
以風土之宜教以  
輔佐之義諸言溫  
厚且有成周訓誥  
風度班史謂號令  
文章繁然可觀者  
此其尤也惜三子  
或天或自殺竟无  
伯禽康叔之業三  
子視

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  
製於戲如言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  
鳴呼戲音稀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  
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立若封東方  
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土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予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  
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悉爾心允  
欵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  
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  
無後  
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

為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索隱曰諸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  
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

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賢壯賊老壯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胡一作晁常昭

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

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儼其旗

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旗作明而服處

邪王偃旗敵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一軍董粥

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徙城張晏曰得北州以綏臣贊曰悉爾心毋作怨

毋犯德徐廣曰犯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美廢

書作非○正義母乃廢備索隱曰齊先生解云言

日懼音符味反

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在○索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於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亦則也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土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

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也五湖之間索隱曰

具區洮滂彭蠡青草洞庭或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徐廣曰一作壘駟三代蒙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

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應劭曰

好逸游之事通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

褚先生解云無所失樂馳驅入穽則氏宵音音

亦小人也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

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

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親親序骨肉

尊先祖貴文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

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

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

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曰三王世家本不關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現可知惟載其文辭也

索隱亦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中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閩國負海且社惟乞宵人不適葦防遠邊州哉監戒式防厥愆



壁。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歿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宣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  
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  
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  
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  
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飛

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  
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  
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  
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王昭然獨見誠齊王  
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佻德索隱曰亦亦  
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誠廣陵王以慎外  
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  
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係疆三代  
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  
御之而已無徇好狃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

奸佚樂馳騁犬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  
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錦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十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陽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濰州又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縣在齊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

王使者，楚主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白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堯北道，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董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旌奔

師輩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上不

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任於側也。曾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托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正月且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感於內寵，殊太子而立，豈懼能不便，且疑也。

董仲舒按宗正主  
屬籍故亦正王以  
宗系之事御史主  
執法故按詛王券  
兵之罪滿意通儒  
術故時或以理使  
手有知其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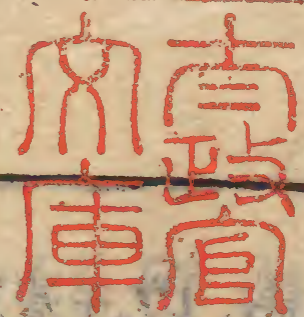
亦由推臣輔政，金立太子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定父德，不私遂金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念，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諸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雖正也其言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  
 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示正  
 是也外合言異姓周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歿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帝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

按此子夏書大異

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泚中音泚米汁也音先斜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故反漸漬也猶如禮修泚之泚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宜謀叛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請皇帝恭讓  
 始終落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燦然  
 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補先生條釋其後  
 謂齊王之國左若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失  
 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  
 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  
 策曰名執其半天祿永終永終者竟戒廷  
 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  
 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  
 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  
 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  
 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安民為戒庶幾  
 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  
 廣陵王齊怨望不立謀逆一語究身生  
 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為  
 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  
 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卷

